

翼橋縣志卷十二

藝文錄下

傳

明廣西南寧知府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階大中大夫

仁元范公暨配馬恭人合傳

董其昌

仁元范公旣以子司馬馳恩卽家稱右僉都御史而猶冠以南  
寧南寧公自貴也當少司馬弱冠成進士理東郡三年奏最當  
封公泣然曰人各榮所生柰何後孺子泣不受火之謁選身自  
從仕凡七任而得贈父會川公南京工部虞衡司郎中贈三母  
宜人蓋公志云公生有夙慧三歲能受書其大父月山公抱著

膝上戲令客舉所謂五經試之無一字訛者十五補弟子貞辛卯試京兆爲馮文敏公所賞署第九人矣偶一語疑被落然名日益高旋以拔萃入胄監宗伯至錄其文式多士畿南北及齊魯之士靡然從之公旣勃窣詞壇又以餘勇博極羣書小之赫蹏大而豐碩大爲詞家珍重海內稱公家父子文翰有大小范之目公仕所得廉幹聲而在苕中雲間南起部最著三吳歲供白粲從江南轉厯三千六百餘里達潞河率五鍾而致擔石比竣事則家罄矣雀鼠中飽民其無如杼軸之役上而山龍下至邊賚於是乎取中人倚爲外府誅求百出公在事而二厲俱去其爲超部郎也中官以葺宮殿爲名議興土木公據禮力爭廟

門大局七個閨門小局三個羣閨盛氣引道瑞相恫惕卒不能動是役也徵公幾費水衡鉅萬已巳擢守南寧公詫曰所以折屢者爲親屈也已矣倦遊矣始拜中丞制板輿之汴一月而犯京師公聞報卽趣司馬赴難司馬兼程至城下虜衆以刦或語司馬曰公不待詔入援然大河縈帶諸藩南芒碭東曹濮皆劙賊左道數嵩少鑛徒劙山而穴嘵嘵語難所至嘯起公何以爲計司馬曰家大人居守陰足辦此矣已而以退虜功晉少司馬出鎮潞陽蓋剏設也公爲行營周視壁壘則大喜入幕府蕭然如傳舍益用喜未幾歸以建儲恩晉大中大夫又二年以徵病卒之日巷哭罷市族黨嗟曰吾屬何以舉火里塾泣曰吾屬

何以楷模而往歲叛卒過吳橋洶洶犯矣公登陴授方畧賊驚遁囁指偶語見城上紫光中矗然巨人立云是可以知公之素矣公諱永年字延齡仁元其號先世河內遷於吳又之齊永樂中始居吳橋志不忘吳也配馬恭人與公合德曉大義司馬筮仕東郡有陰置金茗筭中相遺者司馬怒欲發恭人戒曰如點人自明何光廟登極司馬攝銓則日夜謀所爲稱皇祖遺旨二十日間推轂天下名碩幾徧拮据告瘁恭人勞苦之日光廟一月堯舜用人其最大者兒勉之矣公之晉南部郎也會奴犯寧遠三輔咸震恭人獨身居第以二媵侍公往日吾家爲仕族望盡室以行將搖人心先是司馬典銓值鄉政府柄朝局仰鼻息

阿邑者衆會有所屬司馬執義不顧人笑曰兒能養志吾願足矣恭人嘆曰此何時哉豈而將作郎時比不如趣之歸耳司馬歸而黨獄興其蚤見如此先公六年卒

### 明史忠義傳

范景文字夢章吳橋人父永年南寧知府景文幼負器識登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以名節自勵苞苴無敢及其門歲大飢盡心賑救闔郡賴之用治行高等擢吏部稽勲主事厯文選員外郎署選事泰昌時羣賢登進景文力爲多尋乞假去天啟五年三月起文選郎中魏忠賢暨魏廣微中外用事景文同鄉不一詣其門亦不附東林孤立行意而已嘗言天地人才

當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  
當與天下萬世共之時以爲名言視事未滿月謝病去崇正初  
用荐召爲太常少卿二年七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南京師  
戒嚴率所部八千人勤王餉皆自齎抵涿州四方援兵多剽掠  
獨河南軍無所犯移駐都門再移昌平遠近恃以無恐明年三  
月擢兵部添註左侍郎練兵通州通鎮初設兵皆召募景文綜  
理有法軍特精嘗請有司實行一條鞭法徭役歸之官民稍助  
其費供應平賈不立官價名帝令永著爲例居二年以父喪去  
官七年冬起南京右都御史未幾就拜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屢  
遣兵戍池河浦口授廬州柂滁陽有警輒發節制精明嘗與南

京戶部尙書錢春以軍食相訐奏坐鐫秩視事已叙援勦功復  
故秩十一年冬京師戒嚴遣兵入衛楊嗣昌奪情輔政廷臣力  
爭多被謫景文倡同列合詞論救帝不悅詰首謀則自引罪且  
以衆論僉同爲言帝益怒削籍爲民十五年秋用荐召拜刑部  
尙書未至改工部入對帝迎勞曰不見卿以何癟也景文謝十  
七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未幾李自成破  
宣府烽火逼京師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曰固結人  
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及都城陷趨至宮門宮人曰  
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  
歸就道旁廟草遺疏復大書曰身爲大臣不能滅賊雪恥死有

餘恨遂至瀆象所葬辭闋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景文死時猶謂帝南幸也贈太傅謚文貞

本朝謚文忠

復園王公傳

楊亭榮

復園王公諱作肅字敬一號復園先世山東卽墨徙河間之吳橋曾祖真誠故明山東城武令父孫錫少孤依舅氏故明輔臣文忠范公文忠殉國難乃積學不試以明經老學齋稱容齋先生生二子長卽公公生而頴異年十四能詩法律如成人十八補博士弟子選拔貢成均乙卯荐於鄉性孝友事繼母鄭承顏順志與弟作哲怡怡若同生稱於閭里於明經公之葬啟窓見

母郭柩哽絕而蘇痛已之不逮養也初署滑縣教諭忝胡安定  
公蘇湖法分經學治事等爲四齋訓士暇則遊茅屋畫舫間詩  
酒灑如人以比歐陽六一云方公之任滑以繼母鄭不就養鬱  
鬱不樂嘗登大伾山動梁公望雲之思捫石磴鐫陟屺二字後  
以鄭疾乞養檄甫上而訃音至匍匐奔喪哀感衢路服闋補南  
宮訓士一如滑邑十年以老歸先故有別墅在北郭外文忠假  
其半爲瀾園文忠歿園復歸王氏公稍葺之改曰復園因自以  
爲號焉居間益勵學凡天文地理楞嚴參同契諸書無不綜覽  
尤精內養年七十餘雙目炯炯神采睂然詩宗少陵晚乃出入  
劍南誠齋間工書畫求索者戶櫈爲穿晚年理益邃取宋五子

善研究太極先天圖說顏其齋曰復初著有復初齋集行世子  
贊曰子至吳與公之孫實堅遊喜問公軼事公外和而中介繫  
計借時學士韓公炎識公欲爲之地公婉卻之卒不售嗚呼以  
公之學行文章而顧屯麌連蹇以老豈非命哉抑戒可知矣

河南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右叅議分守河南道贈光祿  
寺卿王允長行述

胞弟允亨

先兄諱允長字伯繩號慶我源本山東卽墨縣呂姓明武弁世  
爵成祖靖難避罪吳橋易王姓始祖從善代以文學科貢傳曾  
祖文進爲世名醫祖汝欽字子敬體貌巍峩志氣慷慨會友人

王齋使猝被冠難隻身蹈刃擒賊救友面中七刺遐邇於今稱  
義俠焉父一洮號甯宇累贈河南府知府生子四兄其長也生  
有異姿少不好弄十六歲見賞於邑宰王公讀書署內十八歲  
入饗序卽於是秋失怙家赤貧無寸椽尺土資以館穀事老母  
蔬水必歡撫幼弟不使凍餒一歲三遷或日不舉火而誦讀益  
力姻親有憫其窮勸以各圖生計者泣不應乙卯與鄉荐閉戶  
課諸弟持茶自甘不干公事天啟六年除山西武鄉令地瘠民  
貧不知生計兄爲造織紡具教之又給牛種勸耕耨邑以稍康  
稱慈母焉崇正元年調繁翼城值狘賊倡亂兄修戰具練鄉勇  
渠魁就戮士民安堵撫按題叙於崇正三年陞遼州不兩月賊

窺澤州復調澤州時四方兵集索餉若霹靂聞賊若聾瞞兄內供兵餉外衝賊鋒城頭駐七月傷寒病目不暇一夕歸署又以三晉大祲飢民易於爲亂廣立粥廠招復流移密築鎮堡爲爲殘黎保障賊由是南渡而三晉烽火以息紳民交口稱頌撫按內監題叙軍功奉旨加級紀錄兩陞本省司道以兄寡交故屢旨催補而當事者竟已矣八年以賊據陝州逼近河東鹽課鹽院楊繩武特疏陞本省運同控扼河東不三月賊至雒攻破關廂城若壘卵乃復陞職河南府已不候憑引單騎星馳到任不進署登陴料理賊聞舊澤州至不戰遁去兄覽城外殘破情狀議築外城紳民歡從男婦裹囊興工甫月餘成金湯兵部尙書

張公鳳翼刑科都給事中楊公各荐舉卓異奉旨紀錄十

二年陞本府守道副使十三年正月吏部尙書謝公陞等公舉  
卓異奉旨紀錄雒地數載凶荒斗粟斗金莫易父子相食土寇  
蜂起僭號者二十餘處兄義撫智擒次第就平又經撫按題叙  
忽於十三年十一月內闖賊百萬乘虛犯雒兄督衆四面截擊  
月餘請兵數次各鎮不發一旅十二月二十四日總兵王紹禹  
遊擊羅岱續至兄分派一旅城頭一旅郭外孰意兵蓄逆謀外  
叛內應於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城遂陷兄率胞弟生員王允才  
子婿生員劉大晟并親丁格鬪各被殘傷踰夜賊出兄已僅存  
呼吸母至抱哭兄不知也不食而逝距生萬曆十年壬午六月

初十日丑時盲年六十歲當經撫按親視紳衿李穎發等鄉耆  
袁金鑰等公具呈狀乞轉報節烈以獎忠魂又欽差司禮秉筆  
太監王裕民戚臣冉興讓往看雒城覆疏內稱道臣帶傷後死  
奉旨文武官員蒙面偷生者提京來問捐生殉難者作何旌卹  
議奏蓋故兄出自寒微諸艱徧歷一筮仕際國多難自晉至豫  
七任一十六載手足拮据了無虛日桑梓未遑一顧凡遇陞遷  
某地在彼若望雲霓在此若失父母板卧三日不得出郭是處  
勒石繪像遇難後兩地父老如喪考妣值歲凶兵荒不憚千里  
先送眷屬次扶靈柩豈日暮撫循所能及耶胞弟允亨於崇正  
十五年五月初七日赴闕具奏得旨贈光祿寺卿與祭一壇造

墳安葬廮一子入監讀書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劄付到府照依  
贈光祿寺卿三品例該造墳工料銀二百兩匠價銀一百兩未  
及造辦而三月十九日明鼎崩矣乃於二十四日草草營葬祖  
塋之右悲夫

大清龍興順治二年十月邑尊王家楫同紳衿耆父申舉忠節請  
祀鄉賢按院傳景星具奏學院張鳴駿批準入奏順治四年邑  
尊孔思周同紳耆奉祀入祠

題劉母王太夫人節畧

詹養沉

甲辰冬余客遊吳川因獲覩其邑之舊志云考吳川爲渤海名  
邑風氣淳樸尚勇敢服忠孝厲廉節其大較也諸不暇具論獨

於其中得兩節母焉一爲副都御史張公玉母許氏一爲通渭  
令周公尙父母吳氏此兩家者不唯婦節克敦抑且母儀不著  
俾其子大振家聲以揚名後世余故於諸節婦中獨稱之爲節  
母焉亦曰節如是母斯不愧其爲婦也且如是母之爲婦斯不  
愧其爲節也而吳川風尙之美卽笄帷亦可以概士夫矣旣而  
年家劉子澤嗣來謁語及其兄西蜀江安今妝菴君之殞於賊  
也輒歎歎流涕余屬譜末爲之愴然第寬之曰若而兄真獲死  
所矣涕泣何爲越明年劉子乃以年伯母節畧來請余覽之不  
覺撫卷歎曰嗟乎妝菴之克全其爲忠乃妝菴之克全其爲孝  
也而妝菴之所以移孝作忠者皆母氏疇昔之苦節有以砥礪

之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家徵也夫然劉母之節視前二母爲獨難矣蓋母爲前兵憲王公允長女方王公官河南時母偕年伯隨父之任及洛邑陷於流寇王公以身殉城而年伯亦復以身殉王遠近聞而義之當是時母携二孤間關歸來備嘗險阻矢志貞堅不欲以身輕墮溝瀆獨勤劬課子冀其成立以慰所天飲水茹荼者垂二十年比永訣時教菴已領鄉荐矣而其季復英英秀發母氏之心其慰矣乎不寧惟是今教菴且以名進士爲國忠臣則教菴之所以慰母者爲更奇而母氏之所以造劉者不益遠且大與繇斯以談忠孝節義萃於一門然則劉母之節視前二母固爲獨難而所謂大振家聲以揚名後世者較